

繪圖二十五續彭公案

繪圖新編第二十五續彭公案卷四

江都阮德孫編

第三十一回

內黃縣欽使抗顏 長辛店彭公飲馬

詩曰 郊原烽火幾連天

野外征塵起戍烟

警報忽傳謀統一

行看腰血又如泉

話說彭公听那欽使讀完了諭旨，心裡着實吃惊，只得向北叩首謝了聖恩。然後立起身來，把那諭旨供奉在當中，一面招呼于知縣吩咐左右，備辦酒筵，款待欽使。于知縣自然一一答應，吩咐廚役速速辦理。這裡彭公便邀欽使全到養押房，兩下叙禮坐定，少不得恭請聖安。自有一番客套，彼此寒暄已畢。彭公這才問道：「現在京中究竟有甚要事，不知聖上又要召本閣回京，是何緣故？」想欽使總該畧知其中情形，乘此左右無人，敢請說知一二，好使本閣放心。未知大人可肯允許麼？」那欽使笑了一笑，一面躬身回道：「彭大人此言差矣。想小弟恭受聖命，止知趨趕路程，不該多事。然後早早回京稟旨，此乃小弟應負的責任。其餘的事一概不能過問。但其中情形，如果小弟稍知大概，即對大人說知，亦屬無妨。怎奈小弟全然不知，却後那裡說起？」大人更何必多問呢？」彭公听他言語強硬，并且舉止驕傲異常，不免更加疑惑，心裡暗想：「今日這件事真有些蹊蹺，既是聖上召本閣回京，因有要事辦理，如何那諭旨上又說『明是何道理，並且今本閣單身赴京，不必帶隨從人員』？這句話更覺令人難解。何況內城裡既發生事故，有當衝如此英明，儘可着交三法司，或是六部大臣秉公辦理，否則會議處奏，听皇上核斷，亦無不可。為甚定要本閣回京，竟將南方重大軍務暫行停止？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彭公此時想來，想去，心裡實在不得明白。因又向欽使重行細問道：「道才本閣一時匆忙，未曾細細請教，不知欽使大人幾時入京供職，刻下現任何官？後前在京外分發何處，以及大人本身詳細履歷，敢請一一示知，以便到京時，才好常常領教。看官要知，彭公這幾句話，本有無限的用意。因為這次康賊亂，既然有諭旨前來，召他回京，彭公就是滿肚子猜疑。此刻再看這欽使如此的動靜，免不得格外疑惑，所以故意問出這番話來，究竟瞞他怎樣回答？」一面再細察他的神情，自己心裡方可有些把握。這便是彭公為人精細之處。大凡做官的人，都要鑒貌辨色，聆音察理，那時是非曲直，自然立見分明。斷沒有含冤屈的，道理煩言少敘。當下這欽使听彭公如此追問，曉得他是有心盤詰，不禁笑嘻嘻的答道：「彭大人，這話更問得奇怪。」

難道在下有此胆量。還能假傳聖旨不成。在下官印案卷原籍滿洲鎮黃旗人。曾拜在姜彬老師門下。一向在軍機辦事。並不曾分發過外省。想彭大人在京供職多年。可算久歷宦途。平日總該會過幾次。這幾年來。大人執掌戎行。軍務忙碌。什麼軍機中人員。本不須怎樣親近。那就難怪大人忘却了。原來康熙時代。朝中那些執政大臣。除了彭公張廷玉。張玉書等一班忠良。此外還有一班賣國的好黨。內中最著名的。就是軍機大臣姜彬。吏部侍郎謝佩戶部尚書周輔臣等。這班人都倚仗碩親王的勢力。平日公行賄賂。賣官鬻爵。無所不為。這碩親王就是康熙老佛爺的嫡叔。姜彬拜在他門下。所以他的勢力。比別人更加一等。這姜公便是姜彬的門生。從前彭公在京中幫辦軍機的時候。也曾全他們。常常會面。深知這班人的行徑。現在已隔了幾年。再加彭公有了這幾年紀。不母親目昏花。所以一時竟記憶不清。此刻却被榮奎一句話提醒。真个把從前的事。居然觸動起來。自己心裡一想。不由的暗暗驚說道。好不好。這件事實在有些蹊蹺。怪不得他見了本閣。竟敢這樣驕傲。原來他就是姜彬的一党。俗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真是絲毫不錯了。但皇上既召本閣回京。誰不可以差遣。怎麼偏偏要差他前來。似這等人物。却叫本閣和他一路全行。委實心裡有些不大自在。難道聖上竟不知道冰炭不合。妒麼。此時彭公想了一會。心裡倒更覺為難。若說延緩兩日起身。又恐怕違了聖旨。吃罪不起。要想打發他先走。又恐這榮奎不肯答應。反覺畫蛇添足。多此一舉。自己心下顛倒。尋思。終久想不出个主意。當下沉吟半晌。只得勉強說道。榮大人休要見怪。想彭某寔是老拙。無能以致京中的事。盡數忘却。還望大人格外包含。才好。榮奎只是微笑點頭。兩人正說話間。却好彭興來報酒席已經擺齊。于知縣又親自來請。彭公便邀榮奎使入席。三人叙礼落坐。席間又議論了一回國事。以及近來剿匪的一切情形。一會功夫。酒飯已畢。彭公這才吩咐左右。先替榮奎使安頓了牀鋪。不必再回館驛。以便明日早辰。方好一全起身。榮奎連連稱謝。當下散了筵席。大家收拾安寢。這裡彭公回到書押房。又全于知縣商酌了一番。一面招呼彭興。彭旺兩個伴當收拾一切。到了第二日大早。那些本城的文武官員。曉得彭大人又要進京。向聖。因此各人整好衣冠。一齊起來。重覓請安。內中還有餽送程儀。謀差候缺的人物。大家忙乱紛紛。鬧了个了。彭公那裡有心多說閑話。所有餽送的物件。一概璧回。絲毫也不肯收受。勉強向眾人周旋了一回。即吩咐隨後伺候起馬。可憐那

些大小官員。簡直碰了一鼻子灰。那裡還敢多說。大眾只得趕到接官所碼頭。恭送欽差動身。其餘內黃縣的一班差役。以及子知縣本人。更有一番忙時。不必細表。就中單說彭公。進了內黃縣。一路由水道啟程。此時全行的各隨員。止有幾個辦文墨的。加上彭與彭旺兩個心腹家丁。所有平日那些保護的英雄。一個也不曾帶得。這邊欽差也只有幾個隨員。此外更無別人。大家就此匆匆上路。直向京師而來。正是為憂國事心惶惶。跋涉山川備苦辛。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欽差故意稽遲

彭大師又驚異也

詩曰 攻城掠地一般全 智士英雄兩立功 惟念羣黎奔走苦 水深火熱怨無窮

話說彭公奉欽使兩位大人。帶了隨後由內黃縣動身。一路由水道進發。直向京師而來。在路行了幾天。復又棄舟登岸。實行改用車馬前進。那時候北方一帶。都是用驛車居多。不比現在什麼火車輪船。色色俱全。路路皆通。任你到什麼地方。真个毫不費事。並且又快。又穩。當行路的人。要算便利到極点了。因為康熙時代。中外又不通商。各項都沒有創辦。不論什麼官員。若要進京引見。或是到差赴任等情。總須遲延時日。路上就攔好久。非由那裡的路線。或水道乘船。或旱道乘驛車。馬慢慢的前進不可。但是這些事。還有一種分別。若遇那班俠客英雄。高人異士。那就不須這樣走法了。因他們都有全身的本領。到了行路的當兒。且不管。是晝是夜。是陰是晴。真有緊急的要事。只須把過身的內功運足。指定了方向。也不問道路高低。好似風馳電掣一般。只顧向前趕。一日間。或行十里數百里不等。真个比大車輪船。更要快速。在他們內行說起來。這便是陸地飛行的功夫。連聲息都沒有。試問尋常的人。却又怎樣走法呢。何況彭公。是个文質彬彬的老學士。那位欽使。也是个文官。再加聖旨上。又不許隨帶護從人員。所以彭公。只有主僕幾人。並帶大人的幾個親隨。那裡有什麼人仗轎馬。一路上冷冷淡淡。緩緩前行。到了棄船登岸的時候。彭公也只得吩咐彭興。彭旺兩個伴當。僱了兩掛驛車。安頓行李物件。兩下各乘了一掛。恨不能立刻趕到京師。好見了皇上。問个究竟。到底看是一件什麼緊要的事情。這天走到長辛店地方。天色已經不早。本來這長辛店。離京都已算不遠。却是南北通衢的大道。市面極其熱鬧。當時依彭公的心意。就想不必停留。乘此打

個夜站大約明日就可趕到京師。反是榮奎再三的勸道：彭大人何必這等性急，橫豎此地離京甚近，即便在這裡休息一夜，光景明日至遲頂晚也可以趕到京師。難道這一夜就如這緊要，皇上就能見怪不成，況且天色已漸漸的昏黑下來，現在北方行路，不比南方太平，到了天色一晚，路上就人跡稀少，斷絕往來，咱們又何必有心去冒險呢？倘是有个差錯，如何是好？大人如實在要行，下官也不敢攔阻，只好請大人先走一步，小弟却萬萬不敢奉陪。咱們只有到京再會罷。此時彭公听他這番說項，心裡倒覺為難，自己暗暗打算，萬無就先走之理。當下沉吟半晌，只得耐住性子，勉強回道：既是榮大人有這等高見，彭某焉敢不從？只好就照尊示辦理。便了榮奎所說，連連点头，只見兩邊的管家都曉得主人要在這裡耽擱一夜，因即招呼趕車的一直來到市口。彭公在車上早就四面留神，只見迎面東首橫街上有一家新造的房屋，左邊粉壁牆上有幾個黑字，寫着「全安旅館」，仕官行臺彭公看了一眼，見這家族館房屋甚是高大，料想裡面的地方一定寬展，並且是个新開的模樣，心裡着寔羨慕，便想今夜就在這裡歇宿一宵。明日一早，好起身赶路。這邊彭公暗地打算，却好榮奎已在心裡沉吟，也想就在此地打尖，兩個人都可算不約而全。當下彭公就將自己的意思說明，榮欽差哈哈大笑，隨令手下人招呼全安棧的伙計，把那些行李物件，一齊搬運下車。主僕們齊進了全安旅館，早有店伙計過來殷勤招待，替他們揀了兩號頭等官房，又將兩掛驛車安頓在後面，自有趕車的照管，不消細說。只因兩位欽差都是便衣裝束，又沒有護兵隨員等人，不過表面上看來，到底還是頭二品大員，另有一番氣概，舉止動靜，自與常人不同，所以本店的伙計都料他們是進京引見的人員，免不了官場氣概。因此益發伺候週到，終毫不敢怠慢，却也不到這兩位就是堂臺的欽差，閑話休提。當時彭公進了房間，自己養歇一會精神，到了晚鐘以後，兩位欽差少不得又閑談一會，因為日間行路辛苦，大家都有些困倦，所以勉強坐了一刻，各自回房安寢。兩邊的管家當由店伙計開了房間，另行安頓，這也不在話下。此時單說彭公回到臥房，先由彭興彭旺兩個伴當伏侍大人上牀，等他們各人退盡，前後都熄了燈火。彭公這才安心睡覺。本來彭大人平日軍務忙碌，更兼國事家事，刻刻關心，一日不能安枕，再加年紀高大，這幾天風霜勞頓，可算日夜兼程，不曾停留一步，好容易今日消閑，焉有不疲倦的道理？因此實了衣服，擱上了枕頭，不知不覺呼呼的睡去。彼時天

氣草草也不過初鼓光景。那知一覺醒來。听那外面樓閣。剛剛正敲三更。彭公此時。陡又觸動心事。自己想起。上無故召見。不知其中。有其隱情。偏偏這次。又差這等奸党。查告出京。想來更覺奇怪。難道內城裡。真个發生什麼事故不成。彭公想到這裡。不免翻來覆去。想再能合眼。那知心裡。正在出神。不防屋面上。猛然略略一聲仔細听時。又沒一些動靜。請教彭公。何等精明。自己辛苦一生。東奔西走。南北戰什麼江湖上情形。那一件不清清楚楚。此刻陡听了這声响。心裡不免大吃一驚。曉得方才分明。是个脚步兒聲音。那屋面上。又有个夜行人。怎奈後來听不出一點聲音。煞是奇怪。當下彭公一面打算。只恨雨了伴當。都不在身边。更兼房間裡。又沒有燈火。在這夜靜更深。一時更不便魯莽喊叫。驚動旁人。幸虧天上有些月光。照住那玻璃窗子。還能瞧得明白。自己正想悄悄披衣下牀。看看外面的動靜。不料猛一抬頭。又有一樁公事。惊人。正是方幸旅居稱快樂。無端平地起風波。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全安棧再逢刺客

閱電手暗保欽差

詩曰

立志爭雄已決心

傾教世界失和平

人民何事遭塗炭

猶恨當年亂國軍

話說彭公正在驚訝。自己要想披衣下牀。悄悄看看動靜。那知這个當兒。陡見外面有條黑影。一見接着。又听撲通一聲。分明听見一个。大漢由屋上跳下。彭公吃惊不小。再一留神。但見那汗子。過身短打。手裡仗着一口明晃晃的鋼刀。相貌十分凶惡。彭公此時。看得清楚。心裡早有八分明白。曉得這汗子。交不是个好人。多分今夜。又是凶多吉少。自己心裡一想。此刻身邊。又沒人保護。倘是這狗頭。闖進房來。真要害書本閣。怎生是好。看來這件事。只怕今日性命有些難保。那知彭公正在心裡着急。不想那漢子。猛然喊了一聲。哎呀。就此縱身上房。只听那屋面上。嘩啦一陣乱响。好似兩個人脚步聲音。一路追趕。也不知踏碎了。多少瓦片。直奔東北去了。頃刻間。動靜毫無。彭公在房裡。听得明明。明白。真被他們。唬得。數了自己。披著衣服。坐在那牀沿上。只是過身發抖。寔在想不出什麼情由。看官們。看到這裡。少不得也要疑疑惑惑。真像捧住一个悶葫蘆。一般。竟不知裡面。賣的什麼葯了。所以著書的。雖只一枝筆。不能寫兩處事。又不能不處處交代。前後照應。反致情節支離。首尾不接。却叫看書的。不能一目了然。竟鬧得。

得糊裏糊塗。沒處去尋問根底。那真就毫無趣味了。這便是在下着書的苦衷。乘此約畧表明。如今拋却閑言。只好且將彭公的事暫行攔過一邊。再把那官軍營裡幾位英雄就此畧叙一叙。原來彭公由大營起。象當時一班男女英雄。心裡着實掛念。因為這次皇上陡然有諭旨下來。要召大人獨自進京。諭旨上又不曾說明何事。並且來的欽使更不知什麼來歷姓名。所以眾人越加驚疑。總慮彭公恐還有其危險。或有奸臣暗害等情。怎奈眾英雄雖是這樣打算。止恨表面上不好着人跟隨保護。大家只在心裡着急。所以彭公一經啟程。這班英雄便將大軍畧退數里。安下營寨。一面各人齊集中軍帳。大眾密商議究竟。沿途保護大帥。該用什麼妥善的章程。內中和敬敷韓秀麟等。這班人都算彭公平日的心腹人員。到了議事的當兒。自然他們格外親密。說話更加切近。只有那閃電手伍通却是新來的一位英雄。本求他進營還沒多時。彼此交誼未深。自與眾人多有意見不合之處。因此議了多時。伍通却一句不敢搭訕。挨到第二日一早。自己便向眾人再三告辭。表面只推說回藉省親。以及什麼祭祖掃墓等情。其實內裡却另有用意。要英雄那裡知道。大家也不便強留。只得叮囑他早去早回。將來大人書畢出京。依舊要回營督辦軍務。那時大家仍可幫助大人。協力剿匪。重建一場功業。伍通當時連連答應。隨即便匆匆啟程。那知他離了大營。一口氣就趕到內黃縣城。打听了彭公駐節的所在。却好這天正值兩位欽使一齊動身。本地的文武官員忙碌碌。齊送到城外碼頭。伍通却也僱了一隻小船。緊靠大船不遠。暗暗保護。一路跟隨下來。這天到了長辛店。兩欽差都歇在全安旅館。伍通也就悄悄上岸。先將彭公的住處打听清楚。然後自己揀了一家小飯店。飽餐了一頓。彼時天氣已有初更光景。伍通會了酒鈔。走出店門。也不尋什麼客寓歇宿。反走到僻靜地方。脫去外面大衣。摺疊好了。指上肩頭。一面輕輕的走到全安旅館後身。一個箭步跳上房屋。就由屋面上運足了全身的内功。直奔後進。而求這時彭公剛剛散席。由彭興彭旺兩個伴當伏侍他回房安寢。伍通伏在屋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他却隱住身子。下面人絲毫也不知道。等到彭興等都去睡覺。屋裏也熄了燈火。伍通才知彭公已經上牀。心裡才得放心。自己就在天溝裡伏着。听住下面的動靜。此時伍通的心意。也不過想在暗中保護。怕的有什麼刺客。或是奸臣算計等。有在外面預先防備。無非是一片豪俠心腸。保全忠臣孝子的意思。並非要爭立功勞。為私人名利起見。有官們

休要認錯那知竟虧他這算計。偏偏此時居然外面就來了一個刺客險些兒彭公就有性命之憂了。你道這刺客姓甚名誰？究竟是什麼來歷？待小子乘此再交代一番。原來彭公在京供職之時，那時軍機裡一班奸黨因為皇上寵信彭朋，心裡个个妒嫉。時刻要想得便下手。結果了彭公的性命，好讓他們狼狽為奸，任意憑樣賣國求榮。自然就沒人敢惹。這就是忠奸異途，賢愚各別。本是古今一定的道理。不料這班人的行徑，却被彭公時時派人探訪。後來竟被他察覺，偏是忠臣不怕死，竟在朝房待漏的時候，就被彭公歷數他們的罪惡，重重申斥了一番。這還不算到了入朝陛見之時，又當殿奏了一本劾劾他們一個朋黨的罪名。定要請皇上非將他們一律斥退，不容這班奸黨在朝亂國。任意專權。當時康熙老佛爺聽了彭公一番啟奏，龍顏就十分動怒。本想立時下旨，着照所請。後來多虧了碩親王再三保奏，到底老佛爺暗着叔姪的情面，不得不勉強應承。所以這班奸黨方得苟延保全。依舊幹他們的事業。就此一來，却把彭公恨如切骨。時時要想拔去眼中釘，只恨無處下手。彭公也知這班人仗着親王的勢力，料想一時扳他們不動。只得暫時罷手。等到彭公二次奉命出京，康熙爺着他劉革匪寇，又掛了平南的帥印。這班奸黨得到這個機會，又想了許多毒計出來。正是：賊計千般何用處，算來天命不由人。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害忠良姜彬定計 防賊黨俠士立功

詩曰：行軍自古重良謀，兵在精而不在多。決策運籌龍制勝，凱歌齊唱樂何如。

話說朝中一班奸黨，因見彭公奉命出京，各人好不歡喜。因此又想出許多毒計出來。那知議了好久，接連直听彭公的捷報，今日破了某處的賊巢，明日又獲住某處的軍寇。又說什麼匪黨被他剿滅，什麼刺客不曾得手。眾奸賊听到這樣消息，明知此事又不易成功。內中有軍機大臣姜彬，他本是碩親王得意的門生，為人奸猾，不過這天又值朝房會議的日期，姜彬因向大眾說道：「諸位要想結果彭朋，小弟倒有一條計策，包管數日之內，神不知鬼不覺的就可除了一樁大害。但不知諸位高見如何？」眾人听他這番說項，忙問姜大人有什麼妙策，何不快快說明，好給大家放心。姜彬因低低說道：「現在要除彭朋，最好來他軍務匆忙，早晚假傳一道聖旨，就說內城裡發生事故，着他

星夜進京辦理。官意上也不說明何事。就這樣含糊糊糊。諒他匆忙中。斷難辨得出真假。那時定要跟隨來使進京。但有一件。却要差個心腹人前去。元作欵差。押令他冠日啟程。更不許他多帶隨員。咱們却預先叮囑來使。叫他走到長辛店。故意延宕。暫時且莫動身。小弟家中。有一位現成的教師。名喚獨角獸牛成。此人本領十分高強。臨時就派他前去。悄悄的殺了彭朋。諒他身邊沒人保護。還不是手到擒拿。真如探囊取物一般。眼見得彭朋一除。咱們各事毫無阻撓。從此就可高枕無憂了。諸位細想。小弟這話。究竟可用得呢。當時一班奸賊。听姜彬說了這話。个个連聲叫好。齊說此計果然妙極。事不宜遲。就請姜夫人速速照樣辦理。是了。姜彬見他們大眾一齊贊成。心裡更加得意。隨即回到私第。擬了一道假旨。又蓋上一顆假玉璽。這都是一班奸賊。預先仿造起來。專為平時賣官鬻爵。幹那些種種舞弊的勾當。這也不必細叙。單說姜彬做好了手脚。立刻打發他的門生榮奎。暗中叮囑几句。帶了兩名家丁。假稱是皇上差的欵使。費了聖旨。一路離了京師。星夜向內黃縣趕來。自從榮奎由京動身。這奸賊那敢怠慢一面。就派牛成悄悄出京。趕到長辛店等候。說起這牛成本是廣西金霞嶺一個著名的大盜。他們一夥共有五人都。是結義的弟兄。將來殺官劫獄。大劫法場。還有無限的風波。說到後來。自有交代。這次牛成因到京中探聽机密。却被榮奎的家丁。引他進門。榮奎見他深通武藝。就此留住府中。做个教師。早晚隨身保護。並且平時十分優待。親密異常。所以此番。奸賊要暗害彭公。曉得牛成有此本領。定可做到。因此派他前去。牛成自然滿口答應。當即連夜出了京城。趕到長辛店。專等彭公到此下手。這些事。彭公那裡知道。果然見了聖旨。不敢違拗。竟隨榮奎一全來京。這天投到全安旅館。本是榮奎故意延宕。下來。彭公毫不察覺。彼時牛成早已打听清楚。預先開了一間客房。也在這裡歇宿。到了二更光景。等那前後的人都已睡熟。牛成便提了兩口双刀。輕輕跳上屋面。直奔彭公的臥房。這惡賊到了後進。先將身子掛下屋簷。見裡面已熄了燈火。知道彭公已經上床。惡賊心裡好不歡喜。就就身子一拋。落。下平地。隨又舉起双刀。正想砍開房門。乘此下手。不防好漢伍通伏在那天溝裡。看得清清楚楚。也虧他藝高人胆大。他却心慌。不忙施展他生平的絕技。順手在鏢囊裡掏出兩支鏢來。覷定了牛成的左耳。先打了一鏢。牛成被着。疼痛舉手。向上一提。却被伍通。扭手。又是一鏢。說也好笑。真真無巧不成書。這支鏢。由他手心直穿過去。竟把牛成。

的一隻左手。全他那隻左耳。兩下釘在一起。居然分不開。牛成却忍耐不住。這才喊了一聲。哎呀。一手提著兩口雙刀。乘勢跳上屋面。撒腿就跑。這邊伍通。那裡肯放他逃走。也就雙腳一起跳上屋面。緊緊向後追來。剛剛穿過兩重屋面。伍通心裡一想。不好。這個刺客。不知他姓甚名誰。又不知他究竟何人。主使。今日為什麼要來行刺。倘是被他逃走。將來怎樣對證。非得設法將他擒住不可。此時伍通想定主意。自己一面追著。一面探手。又在鏢囊裡掏出一支鏢來。看看前面。已有一道院牆。剛剛攔住去路。那惡賊牛成。何等矯捷。住他左耳已經受傷。居然咬緊牙關。往前直奔。毫不覺什麼痛苦。到了院牆靠近。但見他雙腳一墊。提起全身的輕功。好似燕子一般。早已輕輕的跳上牆頭。再要身子一扭。便可落下平地。那就永遠再莫想追趕得上了。這叫做驚魚脫鉤。鉤子擺尾。搖頭誓不回。請教伍通是什麼人物。他在後面。早就看得清楚。心裡連說不好。再進一步。眼見得就是白費心机了。自己不敢怠慢。隨即運動玄功。接連幾個箭步。趕到那賊人後面。認定他的下部。右手一鏢打去。他這鏢法。本來百發百中。真與別人不全。這句話。前書已曾表過。此刻一鏢發出。伍通喊了一聲。哎呀。果然不歪不斜。正中在那賊人左腿之上。但听他又叫了一聲。哎呀。身子向後一仰。就此一個倒栽葱。跌下平地去了。伍通好不歡喜。立即雙腳一躍。用了個狸貓撲蝶的架式。兩手向前一撲。身子騰在半空。也就跟著他落下平地。再看那個刺客。已經掙起身軀。預備逃走。伍通哈哈冷笑。暗想你這狗頭。真是死在頭上。不知可曉得命爺的鏢法。從來不曾走脫。還一個。諒你有多大的本領。今日還想逃命不成。一面想著。隨即搶步。近前竟把那賊人一脚。踏住。正是。龍游淺水難施展。虎落平陽苦遭威。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擒刺客 懷傷豪傑

稟机密全謁欽差

詩曰。順天昌。感逆天亡。冥冥之中。鑒下方。善惡到頭終有報。臨時遇難自咸祥。

話說伍通把那賊人一脚踏住。心裡好不歡喜。乘此拔下鋼刀。預備先砍他几下。等他受了重傷。料想逃走不開。然後再稟知大人。慢慢審問底細。那知一刀還不曾砍下。忽听那賊人低低喊道。壯士且慢動手。小弟並非刺客。也是在暗中保護欽差的。現因左腿受傷。不能站立。即請壯士說明來歷。好去全見大人。要緊。伍通听了這話。真是吃

驚不小反把身子倒退了幾步也低低的問道足下究竟是何人小弟在黑夜之中實在辨認不清敢請尊兄快快說明那人因答道小弟並非別人乃是彭大人麾下現充軍需營正營員周人傑是也剛說到這裡伍通心裡已經明白當下忙說道原來是周兄到此失敬失敬小弟就是伍通但不知周兄如何也到此地適才又如何受傷請道其詳人傑歎道這也是大數有定足見人力不能勝天說來真正可惜不瞞伍兄說自從大人由內黃動身小弟等便大家商議深恐大人沿途危險預備想不保護萬全之策這件事伍兄諒該知道後來伍兄也離了大營任小弟等心意都以為伍兄自回原籍從此退隱山林再不作功名思想了彼時弟等因此事狠為歎息了一番當晚就由韓祁二兄再三商酌一面着人報知煥章顧老英雄一面就着小弟趕緊起身一路跟隨大人到京以便暗中沿途保護當時小弟受此重任那敢怠慢因即連夜趕到內黃方知大人已經啟程小弟探听清楚恐水路不及追趕隨由旱道趕起來京幸喜到了長辛店却值大人也剛剛到此小弟就在暗中追隨後來大人已在此地尋下客店小弟因恐露了耳目或被那位欽使的隨從瞧見難保不認識面貌那時反為不妙因此小弟打定主意即在別處暫宿一宵又恐大人在此倘是夜間有什麼變故如何是好自己想來想去終覺有些不妥沒奈何這才輕身到此暗暗在各處梭巡不想正在出神就見適才這個狗頭跳上院牆小弟一睛見料定他斷不是個好人因即躡身赶上正待用手將他抱住那知左腿上却被一宗暗器打傷小弟立脚不穩栽下地來那賊人便乘此逃走小弟欲想勉強掙扎好去追趕不料又被伍兄用腳踢住不能動彈在伍兄細想這不是天意有定麼怎奈便宜了那個狗頭真真可恨伍通听他說完心裡才恍然大悟自己又急又惱只得把以上的情形也向人傑細說了一番人傑不住的咬牙切齒捶胸跌足痛恨了一回無奈事已如此急也無益幸虧伍通帶着現成的刀傷為隨任身邊取出替人傑敷了傷痕又撕了一块衣服包扎好了果然這藥真驗異常一會功夫已漸漸平復伍通又將他扶起往來行動了幾次才算傷口復原毫無痛苦並且氣力更加充足人傑自也感謝不盡等到天色大明二位英雄這才換了衣服一齊來到全安旅館却好彭興已經起身正在前面招呼伙計預備茶水等件一見他們兩人走來不免又驚又喜忙問二位如何到此人傑只是搖手一面叮囑彭興連去報知大人就說我等有要事稟見彭興不敢怠慢曉得他

們二位到此定有一件重大的事情連忙飛奔到後進即將此事向彭公稟明。此刻彭公聽了這話心裡自然更加吃驚。想當營裡有什麼事故斷不料就是眼前。又有這件風波忙令彭興傳兩人進內問話。彭興應聲出來就將二位英雄領進大人的臥房。兩人先替彭公請了早安。彭公此時也不及多說閑話。只問二位到此有何要事。就請從實講來。本閣傳會竟便要動手了。二位英雄明知彭公心裡着急不能久留只得將昨夜的事前後細說了一遍。彭公聽了他們說出這番話來自己反覺得驚了。好容易定了一會神方才長歎一聲道：「難得二位如此協力本閣感激之至。只可惜那賊人逃走了。其中隱情尚難揣度。在二位高見究竟看此事如何呢？」這句話不打緊。直把兩人問得目瞪口呆。半晌回答不出。內中周人傑還有點兒識識當下沉吟了一會。因向彭公稟道：「大人且勿性急。這件事據民人愚見想來多半還是由京中發生呢。所以大人起節後民人等再三細想。怎麼此次諭旨並未說明何事。況且期限又急。并不許大人另帶隨員。只須單身入京。在大人鈞意究竟是什麼緣故呢？再則當今老帥爺素來寵信非常。又知大人乃是柱石之臣。平日十分倚重。就連大人的眷屬在京尚且時時掛念深恐保護不力。防有奸人暗算等情。即此一端可見皇上隆寵之深。為甚麼今日却又如此看輕呢？此不過以民人的愚見度量究竟是否與不是。還請大人格外三思才好。這一席話說得彭公連連點頭。心裡倒被他提醒不由的拈鬚微笑道：「壯士此言很覺有理。但本閣既奉召來京無論從中有何曲折萬無半途折回之理。那時抗旨的罪名本閣亦消受不起。若欲據實啟奏又恐證據全無反遭駁斥。這便如何是好呢？」彭公說到這裡旁邊伍通又躬身答道：「大帥勿憂。民人倒有一條計策在此。包管大人安然無事。自可穩穩到京即便內中有奸人暗算等情亦可令他無從下手。大人但放宽心就是了。彭公所說登時心中大喜。正是：莫謂片言能折獄。須知一語足興邦。畢竟伍通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伍通獻計定安危

姜彬求師挽失敗

詩曰：興亡治亂本無常。立法尤須善後良。自古賢臣能輔國。一言堪足定家邦。

話說彭公听伍通一番說項不禁喜出望外忙問壯士究竟有何妙策何不早早說明。伍通這才低低說道：「據民人

的愚見看來最好大人先具一道奏章着彭興管家的進京去走一遭就將此次接奉諭旨以及沿途的情形通全叙任上面大人儘可聲稱途中危險不敢啟程且看皇上如何辦理若是其中果有隱情大人此本一上即可完全敗露如果毫無曲折那時皇上見了此本少不得龍心震怒定要酌派侍衛沿途保護照此辦法豈非兩全其美大人不是穩穩到京麼伍通說了這番話彭公登時笑逐顏開不住的連連點頭道好極好極本閣就照這樣辦於是當下計議已定彭公隨即擬了一道奏稿着彭興作速進京一面招呼店伙計另開兩間客房橫暨此事已不能隱瞞索性就將伍通周人傑二位一併留下以便早晚在身邊保護這一來不打緊那全安旅館的上下人等全都知道此事才曉得這兩位住客却是堂堂的欽差由此大家紛紛議論開個不清內中却急壞了一個好臣不由的惊慌無主頃刻間慌亂起來看官你道是誰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那位假傳聖旨冒充欽差的榮奎原來榮奎在長辛店延宕下來逼着彭公留宿在此齊歌在全安旅館當時這奸賊就偷了一封密書連夜派了心腹家丁趕往京師報信所以姜彬等一班賣國奸賊早就清清楚楚一面回信叮囑榮奎叫他千萬絆住彭公切勿讓他到京一面差人又到吏部衙門買通了收發人員怕的彭公有奏本投來叫他們暫時攔住不可令皇上知道眾奸賊做好了手脚專候那牛成的信息回來大家從此就可放心不想牛成空費了一箇心机到底吉人天相不曾得手此時全安旅館上下人等盡皆知悉不無議論許多閑話出來再加彭公又將二位英雄明明的留住下來試問這奸賊如何不知當下榮奎聽到這樣消息心裡這一驚非全小可真個魂飛九霄上九霄自己急忙又寫一封密書再看一個心腹家丁火速進京報知姜彬其是姜彬早已安排停當這天彭興趕到京師照例行的規矩凡是外臣的奏本自然應該往吏部衙門投遞因此又落在姜彬之手也虧這奸賊智謀百出狡猾多端一面將彭公的表章攔住不發一面又趕往碩親王府中求他老師設法挽回碩親王听了這話因向姜彬跌足歎道賢契怎麼幹出這樣事來在事前又不通知老夫倘被皇上知道却是怎好賢契真胆大包身了但現在事已如此那彭朋的為人又非別人可比連老夫平日都不去惹他況且長辛店又離京師不遠此刻他既奉召前來賢契等又不曾辦理妥善想他終久都有來京的一日那時見了皇上問出真情頃刻就要水落石出倒看爾等又怎樣措置呢姜彬听了這番言語

真意的目瞪口呆。隨又再三哀求道：「此事縱非老師成全不可。現在天下事不難無論如何。只須設法正住彭朋。不容他入京面聖。自然就雲散雨消。」等到將來日期一久。門生等自可慢慢彌縫。那就不怕他翻理舊案。謊也無人對證。若蒙老師鼎力成全。從此門生等全局凡人。真是銘碑勒石。齊感莫大之思了。說畢。又連連叩頭。親王听他說得真真可憐。到底瞞着師生情面。免不得動了憐惜之心。當下只得點頭答應。允許他代為設法。就令姜彬暫時回府候信。明日自有定奪。姜彬好生歡喜。當即叩謝老師。退回私第。這魏碩親王由姜彬走後。自己踱進書房。撥了凡行奏稿。令左右膳真。待至五鼓。入朝。隨即當殿奏了一本。也不知他表章上究竟奏的什麼說也。奇怪。但見康熙老佛爺展開龍目。從頭看完。只是微微點首。隨說：「依卿所奏。這邊碩親王就此謝恩。着臣一齊散朝。果然到了第二日一早就由樞密院發出一道諭旨。上面說道：

茲聞兵部大臣彭朋。忠勤王事。為國忘家。自受命出征。勛勞卓著。洵不愧治世能臣。朕以肅清地方。協濟羣黎。起見。即着該大臣悉心辦理。務使掃蕩妖氛。肅清醜類。嗣後無論朝政如何。該大臣可毋庸問問。免致憂勞過甚。其入京朝賀。陞見等項。並可一概從免。此本朕體恤優遇之苦心。該大臣應毋負朕意。欽此。

這道旨意一下。姜彬等好不歡喜。照表面上却是皇上十分優待。其實內裡止住彭朋永遠不許來京。索性由他南征北戰。東走西奔。說不定三年五載。儘可叫他老死沙場。做个異鄉的孤鬼。終身不能骨肉重逢。何等不妙。此時京中各大文武官員。見了這道諭旨。不由的人人驚訝。只有那些亂臣賊子。無不个个歡欣。那消兩日功夫。這旨意竟傳到長辛店。當時彭公見了這道聖旨。自己也不知其妙。心裡說不出所以然來。沒奈何。忍氣吞聲。勉強休息了一日。等那管家彭興回來。看了京中的家信。才曉得問家大小。都算手安。心裡稍覺寬放。明知行營的軍務。不能久停。只得辭了假欽使榮奎。然後帶了伍通周人傑。及家丁人等。重行催了車馬。匆匆啟程。依舊向河南內黃縣進發。從此一場黑暗風波。險些兒真就無形消滅了。正是：赫赫神明應有眼。茫茫天道更無私。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詩曰 雲路茫茫不自知 崇階石級更迷離 應知山徑多奇幻 堪羨詩人對奕棋

話說彭公帶領隨從人等一路離了長辛店又向河南內黃縣進發。這一次却走的旱道。因為前次由水路行程。一來舟船走得太慢。不比車馬快。連二來彭公年紀高大。不毋精神欠佳。這又有此量船。所以此番決計不走水路。這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凡是那些大奸大惡的人。幹出一般傷心害理的事來。大約上可瞞過一時。斷無終久不敗露的道理。所以冤枉湊巧。就因彭公改走旱道。偏偏又撞出一件事來。居然敗了萬惡的好謀者。官倘不須性急。叙到後文。自然細細表明。此時單說彭公主僕一行。人眾起身上路。日夜趕趕前進。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天走到山東東昌府地界。天色已經不早。彭公深知山東一帶。拳匪甚多。人民也不大馴善。並且當時又有什麼大刀會。七星會種種名目。無非都是教匪煽惑愚民。這些事彭公早听耳裡。只恨一時無暇顧及。不能為地方除害。此刻既走到這裡。況且天色已晚。彭公在車上。陡然想起一件事來。因向彭輿問道。現在天已不早了。本關身子狼狽。有些困倦。你可到前面打听。究竟能趕到什麼地方。來此好歇宿一夜。明日再行。彭輿應聲曉得。立刻趕到前面。尋了个土人。問明細情。隨又趕回向彭公稟道。道才小人已打听清楚。此地離高唐縣甚近。只有數里之遙。大人還是趕到那裡歇宿罷。彭公听了。微微點頭。一面吩咐趕車的。選投高唐縣大路。又向伍通周人傑等。暗暗囑咐。叫他們轉知各人。到了縣城。一个不許散張。只須揀个寬大的客寓住下。若有人問及。就說是告老卸任的官員。由此經過。回籍並不許說出姓名。本關還要在此裡私訪幾日呢。二位英雄。听彭公這樣吩咐。只得連聲應是。暗中傳知彭輿等人。這邊趕車的。早已加上幾鞭。頃刻間已到高唐縣東門。此時天色不過才晚。城門還不曾關閉。彭公下了車子。招呼彭輿。開開了車錢。另喊了幾名脚夫。挑了行李等件。主僕幾人一齊進城。當由伍通等。跟隨彭公左右。一路保護。慢慢走上大街。先尋了一家客寓。招牌是萬興二字。房屋倒很是寬展。彭公就叫伙計。開了兩間客房。安頓了行李。各人就比用了晚膳。這一夜因為大家辛苦。自然沒甚多事。各自早早安歇。到了第二日一早。彭公起身。在裡面梳洗。外面伍通周人傑等。自有本店的伙計。照應。不消細說。那知伍通才用了早點。這個當兒。陡見外面進來一人。週身穿著短衣。肩頭上擔了一个小小的色裏。脚下穿的板尖快鞋。生就的凶眉惡眼。露着滿臉的凶光。伍通看了一

眼就知此人。定非良善之輩。心裡正在打量。就听那人惡狠狠的向着店伙計問道。朋友。你們這裡可有潔淨的房間。咱因有事打從此地經過。如有好房間。咱就在這裡多住幾天。隨後房金加倍。照算是了。那伙計朝他望了一眼。見他這樣凶惡的相貌。心裡却不敢招呼。好容易挨了半天。才戰戰兢兢的回道。小的們這裡住客已滿。是在沒有房間對不起你。老人家暫請到別處去住罷。待小店的住客動身。那時再請過來光顧。是了。店伙計這幾句話。本來說的甚是好听。不論你什麼好漢英雄。听了這番言語。真真算是綿軟溫存。絕沒有不歡喜的道理。為想那人偏偏不是這樣。起初在伙計未曾開口的當兒。他還安心靜意的向他追問房間。臉上倒有些笑容。那知後來听伙計說了這話。陡然的不悅起來。登時把臉往下一沉。睜開兩隻虎眼。也似的向着那伙計高聲喝道。你這瞎眼的東西。把老子當着什麼人看待。認真的你們這裡就沒有房間麼。老子身邊有的是銀子。房金听你怎樣算法。你方才說是等住客動身。難道老子就在露天心裡去歇宿麼。咱且問你。到底有是沒有。可憐那伙計听他說出這番話來。真唬得魂不附體。心裡要想去報知店東。怎奈怕他撒野。又不敢動脚。只得連連應道。有有。你老人家不必生氣。待小人另行設法。贖出一間客房便了。只是暑小些兒。你老却休要見怪。伙計說到這裡。便滿臉的堆着笑容。引着那個漢子。一路向後進。找尋房間去了。原來這萬興客店。在高唐縣城裡。要算第二等的客寓。房屋很是寬展。前到後共有四進。現在彭大人是住的第三進。伍通周人傑二位英雄。因為要隨時保護大人。所以住在第二進。其餘彭興彭旺以及几个隨從人等。却住在彭公對面房間裡。為的臨時呼喚使用等情。方得順便。今日因伍通頭一个起身。周人傑還在房裡。不曾出來。因此這伙計全那人一問一答。並沒有旁人听見。話休絮煩。此時伍通听他們說了半天。又把那末人上下打量了一會。心裡實在奇怪。暗想。世間上那有這樣的住客。竟是這等不講情理。真真好笑。照他這說話的情形。舉止動靜。空像有些來歷。不明。咱且勿先發張。不如等到今晚就在暗地裡。先來試探他一番。倒省他究竟是怎樣的行徑。然後去禀知大人。再作道理。伍通當下定了主意。便不向周人傑說。知一會功夫。大人又喚他兩人進去。叫他們且到街上閑逛。閑逛。揀那熱鬧市口。以及茶坊酒肆等處。順便察訪。一回如果本地縣官有什麼貪贓賣法等情。或是地方上有什麼惡霸強徒。為非作歹等事。當即回來報告。二位英雄奉了大人的密

令隨即起身出門正是扶危濟困除民害 為國忘家不顧身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察情形英雄仗義

訴冤案怨鬼題詩

詩曰 男兒奮志立功名 壯氣呵成勢若雲 友誼國恩兼顧惜 應教百世義奇勛

話說伍通周人傑二位英雄當時奉了彭公的密諭隨向彭興等叮囑了一番無非叫他們小心謹慎保護大人要緊兩人囑咐已畢這才起身出門離了萬興客廬逕向各處熱鬧的市口閑逛了一回這一天因為兩人初到此地什麼風俗民情都不大清楚再加伍通心裡懷着鬼胎時時記念着那個住店的汗子所以益發不甚高興勉強挨到下午光景伍通便假托身子不爽竟邀周人傑一齊回來人傑怎知他的用意彭公自然更不清楚了當時二位英雄回到客廬少不得請見大人說了一番大畧情形彭公見他們並未訪出什麼事來只得吩咐兩人暫且休息候明日本閣再全二位出去細訪一回二位英雄連連答應當即退到外面到了晚膳以後伍通因有一件要事在心自己預先收拾上牀和衣而睡這裡周人傑總當他真是身子不爽自然也不去追問當下獨自坐了一會也就打点安身這些閑話不須細表就中單說好汗伍通故意的閉目養神假作呼鼾過了一會功夫細听人傑已經睡熟伍通便悄悄起身先在壁上摘下一口刀來執在手中然後吹熄了燈火輕輕的拔開門門溜出房外又將房門反手帶好這才一躍身躍上了屋面施展飛簫走壁之能直奔後進而來此時天氣不過二更左右所有那些住客等人都已睡覺上見大人房間裡似乎還有些燈光伍通便格外加意留神不敢稍有驚動自己運足了輕功在那屋面上雀步蛇行施展出全身的本領果然一點聲息沒有轉眼功夫早越過兩重房屋伍通留神一看見這裡正是第四進屋面再看東首一間客房裡却有些光亮露出來並且又有磨墨的聲音伍通知道房裡的人還不曾睡覺心裡一想大約此人也是个文人不知他是那裡的學子為什麼也住在此地直到此時還在這裡寫字大約一定也有什麼心事落得夜靜無人咱何不下去順便探望他一遭如果是個高人名士或因事寄寓在此咱也好量力過濟他一番豈不大妙俗說君子成人之美何況咱門自稱行俠仗義這不是一件扶危濟困實在的情形麼伍通此時刻算已定立刻双脚一起輕輕飛身下來跳在那院落中間到底他們細心人知道江湖上的規矩凡